

世界 戰時 特刊

抗戰與工業

近數年來，很有許多人，包含經濟學者在內，抱有一種觀念，以為中國本注重農業，而全國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農民，所以我國應該以農立國，對於其他產業的發展，不必十分注意。抗戰以來，更有人以為我們是農業國家，經濟精華不集中於幾個都市，所以敵人武力侵略不能致我死命。殊不知純粹農業國家沒有都市，可說經濟不集中，我國已經不是那樣。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皆是現代式的都市，雖然比不上倫敦與紐約，而我國經濟集成的程度也不為小。戰前上海的國際貿易額佔全國總額的半數，新式工業也佔全國的一半，而金融資金更在一半以上。所以我們已非純粹農業國家，且因平時不注意其他產業

經世戰時特刊 第十四期

第四期要目

抗戰與工業	劉大鈞
抗戰的副收穫	李聖三
今日之知識階級	糸佳
我們要學朱劔	翁文甫
台兒莊大捷中之兩將軍	雲山
流亡錄	王榮棠
編輯後記	編者

劉大鈞

的發展，集中趨勢反更加畸形。

現代戰事十分機械化，純粹農業國家決無抵抗的能力。若說敵人不能征服我全國，那是因為我國幅員廣大，同時還有相當的工業化的產品——如槍，砲，飛機，坦克車之類——為抗戰之用。近日台兒莊大捷，更因為有新訓練的空軍與機械化部隊參與其事。我國軍隊的抗戰精神確是遠勝敵人，然如完全沒有新式軍械，恐未必能支持到現在，更不能反攻而獲勝利。阿比西尼亞可說是半殖民地的農業國，然在幾個月內，便被義國征服了。現在雖還有義勇軍和義人為難，究不能把敵人驅逐境外，光復故土。所以倚仗我們是農業國家，不怕敵人的侵略，是完全不對的。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一個國家要有健全的發展，必須顧全各種產業，除農業外，還有工、礦、林、牧、漁、交通等等。其中以工業與交通最關重要，而在抗戰時期，他們的重要性更爲顯著。本文只討論工業問題，交通暫不提。這裏所謂工業，並非指手工業，乃指現代化的新式工業而言。何以說抗戰時期，新式工業更爲重要呢？我們只要看抗戰所需要的物品，就可以明白了。

一、兵工業

抗戰必須有大量的軍火；沒有軍火，怎能和日本抗戰？軍火中的槍砲彈藥當然不是手工業所能製造，乃是新式機械工業與化學工業的產品，這是很顯然的。又如飛機坦克車，那更是新式工業才能製造的了。有些人以爲當歐戰時，法國因爲軍火的消耗，來不及製造，曾經應用小機械工廠，去做子彈。這固然是事實。不過小規模工業製造子彈，也只是一部份，而大量的供給仍不能不賴大規模的兵工廠。況且小機器廠也仍是新式工業，而非手工業或農人家庭工業。

戰時要有多數的新式工廠，而且規模要比較的大，然後他的產品才够適應戰時的需要。戰時的消費量特別的大，在歐戰時，每天要用砲彈二三十萬枚。現在我們中國的砲彈固然不很充足，就是日本也未見得够用。假如像在歐戰時，每天要用砲彈幾十萬枚，那麼，沒有鉅量的製造能力，怎能供給這大量的消耗呢？

當歐戰之初，英國事前沒有充分準備，每天只能製造砲彈數萬發，而德奧兩國每天竟能製造砲彈十二萬發之多，所以英國那時很覺苦於應付，有時雖然打了勝仗，可惜砲彈用盡，無法接濟，不能固守，而德國方面則源源接濟，繼續反攻，致英法克復之地終於得而復失。譬如馬恩九廟等處戰事，陣地曾經被英國佔領了，但是因爲子彈不能充量接濟，以致於不能乘勝前進，或竟不能固守，重行退出。所以在現代戰事中，槍砲彈與轟炸彈的消耗非常的大。一定要有多數兵工廠，才能供應得大量的消耗。

我們中國在這幾年中，政府曾多設了幾處兵工廠，對於若干種的軍械和子彈，已經能自行製造了。但這個供給數量還不充足，更有許多最新式的軍械，也還未能製造，所以仍須向外國購買。然而應用外國軍械，有一種困難。譬如我們買來的軍械，有英、美、法、俄等國的，就是德國也有軍火賣給我國。然各國槍砲和子彈的構造未見得相同，所以法國的砲彈或不適用於英國的大砲，美國的轟炸彈或不適用於俄國的飛機。假使我們徐州方面用的是英國槍械，德國，法國，美國的彈藥就不能運送到徐州應用了。又如山西河南方面，若用的是美國的槍砲，而運到的是英國或法國的彈藥，那也就不能適用了。況且近來的武器，根據學理的改進，很多新式的器械。軍人要使用這種器械，也非重加訓練不可。假使國內兵工業發展，軍械子彈皆可一律，偶或採用外國新式軍械，究屬例外，甚或在國

內也可從事仿製，以供抗戰的需要。

二、重工業

重工業是指鋼鐵工業，本是一切工業的基礎，而兵工業也非用鋼鐵不可。我國原有新式冶鐵工業不過六七處，而其中因設備陳舊，或其他關係，久未開工的還有幾處。又如河北宣化龍烟鐵廠，上海浦東和興鋼鐵廠，及山西陽泉鍊鋼廠，現皆在敵人佔據區域之內，我國更不能使用。漢陽鋼鐵廠設備亦太舊，多年未能開工，現在連大冶鐵廠也停頓多時了。上文曾說過，現代戰爭需要砲彈的數量，至足驚人，而此種砲彈的原料大半為鋼鐵，其他一切軍械亦皆須用鋼鐵製造。我國因大規模鋼鐵廠成本太大，就設立了幾個應用電爐的小鍊鋼廠，在沒有新式鐵廠的生鐵做原料時，暫用土法製鐵去鍊成鋼。如此應付現在抗戰需要，自然不足。故須大量購買外國軍火。固然，外國軍火，較我國國內所能製造的，自必優勝，然為長期抗戰，及永久鞏固國防起見，大規模鋼鐵廠必須建設。近年政府對此事甚為注意，已有相當的計劃。我們希望在此時即能着手實現。此種工業所需成本雖大，但我國人根據有錢出錢的原則，應該踴躍投資，使重工業得成立基礎。

三、化學工業

現代軍隊所用的化學藥品，如槍砲的彈藥，飛機用的轟炸彈，燒夷彈，烟幕彈，照明彈，魚雷的炸藥，水雷，地雷以及各種的毒氣，皆是化學工業的產品。一般化學工

業製造此種藥品的原料，再由兵工廠加以配合，而成各種軍用品。要兵工業的化學藥品有充分的供給，必須有許多化學工業，去製造這種原料。更有許多化學工業，在平時可以製造日用品，如紙張，胰皂，精鹽，甘油，人造絲，肥田粉等，到戰時可以利用牠的機械設備和熟練工人，去製造彈藥及毒氣等。就中尤以肥田粉——即硫酸銨——更為重要，所以我國年前特在江蘇六合設立硫酸銨廠，而戰事發生以後，敵機也特為去那裡大加轟炸。至於三酸廠——即硫酸，硝酸，鹽酸——更是化學藥品原料的原料，在平時為各種化學工業所倚賴，在戰時可以供給兵工業的需要。

四、交通工具製造工業

抗戰期中，對於各種交通工具的需要，數量既多，又十分迫切。不說火車，輪船，即汽車一項已很可觀。我國因公路多，鐵路少，故此大倚賴軍用汽車之處極多。好幾條鐵路幹線既已被敵人佔據，我們更須有大量的汽油機卡車，去運輸軍隊與軍火。近來報載新訓練的機械化部隊已有一部份用於運動戰及游擊戰，可見在施行這種戰略方面，也需要新式交通工具。換句話說，即是用摩托化部隊，從事於運動戰，最為便利。至於軍用電報，電話，無線電等皆須新式工業去製造，故製造交通工具的工業，對於抗戰有絕大的關係。

五、日用必需品工業

抗戰期內對於日用必需品的需供也甚可觀。一般人民

的需要還可按照平時的辦法，零星購買，但軍隊所需要的却不能如此。平時軍隊分駐各省，採辦和運輸的問題比較爲小；現在却不然了。現在集中在前線的軍隊，每一戰區內皆有幾十萬人。當地因受戰事影響，自不能從事生產，所以大部份的需用品須由後方接濟。爲這種用途，必須大量採辦，故在供給方面，不能倚賴零星的手工業和家庭工業。譬如軍服一項，現在有許多地方不免採用土布，然而土布是沒有一定標準的。新式工廠所產的布疋，每疋的寬度長度是有一定的。例如門面是三英尺，就是三十六寸，長度是四十碼。只要知道布疋的數量，就可以知道牠能製多少軍服了。土布就不然了。每疋的寬度有一尺的，有一尺幾寸的，也有二尺上下的；長度有三五丈的，也有十丈左右的。我們在全國調查工業共有三次，對於棉紡織業特別注意，然而要調查全國棉織品的總產量，因土布的關係，發生極大的困難。例如某地產土布十萬疋，但要知道這十萬疋共有布多少，那就沒有人能回答了。假使政府採辦布疋，到了這種出產土布的地方，購買十萬八萬疋，究竟做多少軍服，也就無法計算了。其他日用必需品也往往有同一困難，不必贅述。

有人以爲工業常集中在一處，容易被敵國的飛機轟炸和軍隊的佔據，不似農業國家的生產事業散佈於全國。這也是一偏之見。不錯，工業是有集中性的；如把他散佈於全國，就不能成爲新式應用機械的工業了。但我國疆域很

大，工業雖然集中，也不必集在一兩處。以前國人未十分注意工業，聽其自然發展，所以反畸形的集中於上海和沿海數省，然而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也未嘗沒有幾個工業城市。如有好的計劃，把全國分區發展起來，國內可有幾十個工業中心，敵人又怎能一一去轟炸及佔據？從這次戰爭所得的教訓，我們可知飛機轟炸工業的效果，並不很大。上海閘北所受敵機轟炸之慘，可算無以復加，此外還有大砲的轟擊，然而那裡工廠還有能保全一部份的。

還有一層，工業發展之後，國內農、礦、林、漁、畜牧等業也要隨而發展。此種產業必散佈於各處，所以不能說，因爲工業集中，一切產業也都集中了。各種產業既然發達，散佈於全國的生產事業比原來還要加多。在抗戰時期，一個工業中心被敵人佔據，與他有關係的農、礦、林、漁等產業自必大受影響，然而還可在其他中心另尋出路。如國內無工業，此種供給原料的產業全依賴外國的市場；戰時國際交通阻隔，所受影響更大。我們只須看四川物產不能運出，市價大跌，就可明白了。

日本土地，資源與人口皆不如我國，然而能侵略我們好幾省，正是因爲他們數十年來，竭力發展工業所致。假使我們工業，從民國以來，也有有計劃的發展，到了今日，不獨敵人不能來侵略我們，我們儘可以致他們的死命！有我國這樣的疆域，資源和人口，如果工業發展，應早成爲世界第一等強國，何致受敵人的侵略，而要長期抗戰呢？

抗戰的副收穫

李聖三

抗戰的正收穫，是軍事的勝利，或政治的勝利；或軍事與政治的俱勝利。抗戰的副收穫，是因抗戰而得到的意外勝利。而此種意外勝利，是在抗戰初起未寫在帳上的，所以名之爲副收穫。正收穫須直到抗戰的最後霎那，方能判明。關於此點，已有許多「最後勝利論者」在那裏推闡。而副收穫是已經有部分的判明，或正在那裏實現，此爲本文所舉述而推闡者。

第一、全民團結 「一盤散沙無團結力」，這是外國人鄙視我們的評語。而證以過去的我們民衆活動事實，我們自己却沒法予以完全否認。推究此種不能團結，就時間上分析，約有兩個原因：（一）我們民衆始終未捉住組織的法則。我們今日的全民，是由歷史上上一部落一部落的融合而成。而當其融合的時候，并不曾樹以組織的系統。所以牠的動作便沒有一個共同的趨向。（二）我們的思想與信仰。太龐雜了。學說泛濫，烏烟瘴氣，一般民衆，莫知所從。中庸者流，徘徊中途。繳進之徒，挺而走險。排擠摩擦，意志消沉，幾於無路可走。這是何等的險相！去年七月八日蘆溝橋事件爆發，我們政府決定了抗戰國策。國家的總目標立定了，於是全國民衆乃有共同的主張。其他都不必想，很簡單的一件事，只有抗戰，於是全民思想團結了。其

他都不必講，很簡單的一件事，只有抗戰，於是全民言論團結了。其他都不必作，很簡件的一件事，只有抗戰，於是全民動作團結了。我們全民的思想言論動作完全向着抗戰的總目標合力邁進，而構成今日之全民團結。這是因抗戰而得到的意外收穫；這是敵人贈與吾們的豐禮；這是吾們有史以來未有之重大成就。從此抗戰的人們，站在全民團結偉大動力之內，決死必生。畏葸的人們，離開全民團結偉大動力之外，貪生必死。

第二、軍事一統 我們以往的軍事太混亂！尤其一般封建軍閥，二十六年以來，始終未能肅清。這般封建軍閥霸佔的軍隊，不但不能對外，反而牽掣對外。不是衛國的干城。却是害國的賊寇。雖歷經政府當局苦心整飭，乃以積病太深，投鼠忌器，不能澈底澄清，且遷就懷柔的方式，隱忍他們竊居高位。結果，不惟軍事凌夷，即政治亦成不可收成。國防無力，民怨沸騰。這種危機，是何等的驚人！恰好，最後關頭到了！抗戰之旗一舉，這般封建式的殘餘軍閥，乃很自然地歸於消滅。抱着與中央若即若離的態度，對抗戰懷疑的軍閥崩潰了。擁兵自大，名爲保存實力的軍閥瓦解了。臨陣脫逃，別有企圖的軍閥正法了。而往日主張不同的軍隊，現在在抗戰的總目標下，結成了共

同力量。從此衛國抗戰的軍隊，會得到光榮。封建自治的軍閥，便歸於消滅。於是從前多元的軍制，今日結為一元。從前多頭的軍事首領，今日都同心同德的齊集在一個最高軍事領袖指揮之下。軍事一統，結集成今日抗戰偉大威力，奠定了千百年國防基業。

第三、政治清明 我們以往的政治非難，證以事業的表現，非由於政治制度的問題，乃由於政治人事的問題。含糊、因循、萎靡、優柔、甚且貪污的官僚，佔在公務或政務人員的位上，國家主人翁的人民怎樣能得到福利？又怎樣能夠上下合德，使國家地位臻於上理？民衆的怨望，革命的流血，皆是爲的這般官僚。這是全國民衆痛心疾首的事實。而政府當局也不是診斷不定這個病之所在，可是積病太深了，不能投以嚴厲的藥石，只以溫補將養的方式逐漸調整。結果是老病未除，而新病又來。所以人事問題，始終未曾有一合理的解決。執行政治的「人」弄不好，政治又怎樣會清明？法制是空的東西，當在國民程度淺陋，守法習慣未經養成以前，不先樹立人事風範，而單單靠着法制，這是很不合乎邏輯的方法。歷史好像告訴我們說：從來政治革命——所謂百姓造反——大都是爲着這般含糊、因循、萎靡、優柔、甚且貪污的官僚佔在政府的位上而起。我們由歷史遞嬗下一切一切的罪惡，都在於此。現在舉國動員，全面抗戰，民衆的偉大時代到了，也就是這般官僚的壽命終止時期臨頭。官僚的目的是冀求舒服。

當然，凡是人大抵未有不冀求舒服者。但是正當的舒服，是由勞苦血汗換來。而官僚所冀求的舒服，是由舒服而舒服。所以他們既不要勞苦，並不流血汗，却只是要錢。錢，是構成舒服的主物，所以他們便拼命的要，以達到其舒服更舒服的境界。但是現在這個時代與他們所希望者，恰相反。錢是要不到。舒服也享不成。並且任何事業，必須具有實在技術的人去支持。敷衍伎倆，不能再用。並且在任何地方與任何霎那，都有危險臨頭的可能，官僚們既失了希望，並且要出醜，他們只有逃避走開。因着抗戰之血流，他們被淘汰了。官僚們去。賢能者來。事業讓專門的人去作，不再拿牠送人情。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造成「賢能當國」的壁壘。爾今爾後，再不容這般官僚盜進門國。國家的人事基礎奠定，政治入於清明。純潔的國士們，不用再沈悶着唱那「長夜漫漫」的悲歌了，起來，共赴國難！

第四、工業振興 我們有需要，却不能自供給。工業落後，其主要原因是否由於關稅不能自主？我們要提倡國貨，却塞不住敵貨走私。民生凋敝，四海困窮，都是由於國家太弱的緣故。歐美各國的經濟重心，建設在通都大邑，構成都市擁擠膨脹，結爲人羣不均的大病，演成社會的嚴重問題。他們正在研究分中的辦法，解決這種膨脹病症。而我們經濟落後的國家，爲什麼重要的工業建設什九偏於沿海一帶？分布失均，遂成畸形發展。這不是遷就原料

的生產地域，還是因循交通的便利。可是工業的建設，始終不會顧慮到國防。此次抗戰，沿海陷落，僅有的這點工業建設，完全喪失了。我們經過此次教訓，工業建設的分佈，就必須另尋一個方向。

現在我們的需要除奢侈品的數量減少以外，而其他的需要依然不變。而供給方面的泊來品，逐漸減少。等到敵人將我們的沿海完全封鎖，則泊來品的供給，即完全斷絕。而我們內地工業家，即無須再有因關稅不能自主的關係。內國工業因競爭而被侵削的顧慮。走私已隨抗戰而消滅。同時我們的需要不變。我們自力的供給，便須應運而起。這是自然的趨勢。而我們的工業振興，也就於此發動。不過「自然趨勢」只是一個振興的「因子」，而我們絕不應完

全聽其自然，却要因着自然而作有計劃的輔助推動。如原料之因應，地域之分佈，運輸之擴展等，均要分別緩急，在內地將重輕工業先後建設起來，以應抗戰之需要，用解決我們的民生問題。利此危難時期，奠定工業新基，這也是千載不遇的機會。

上述抗戰的副收穫，都是被敵人侵略擠壓而錘煉成的產物。我們要承認我們的一切一切，複雜散漫，太無力量。今日因着抗戰流血，予我們以錘煉的機會，經過揀擇洗刷，雜質去，而實質留。愈錘煉，而愈精純。愈精純，而愈省力量。克敵制勝，其在於斯。危難與邦，其在於斯。「抗戰勝利之日，即建國大業告成之日，」我們要將機會捉住，不再放過。

今日之知識階級

糸佳

在抗戰期間，凡屬國民，莫不求盡其所以報國之術，知識階級者以追求知識和領導思想自命，其所負報國之責任至重且大。知識階級受國家與社會之寵遇，較之兵商農工等界均為深厚，而其所負救國之責任，當較任何階級為重大。然而知識階級對此異常重大之責任，究竟作了些甚麼？以教育論，其所培植之青年，其囂張，魯莽，昏愚，墮落之氣象，依然如故也。以宣傳論，國民思想依然未能激發，作漢奸的也未必一天比一天少。以指導思想論，今

日人民思想之龐雜與行動之乖張，竟開歷史上未有之奇觀。以研究學術論，中國之學術依然落後，追隨不上時代；說一句更喪氣的話，連中國自身的學問，還等待人家來整理呢！一般知識階級，或置身最高之學府，或遠涉萬里之重洋，歷十數年之光陰，糜千百萬之金錢，其所以貢獻於國家者竟是如此可憐！是則所望於今日之知識階級者，當反躬自省，別光提着筆管罵人家。

從歷史上看，知識階級最會擺架子，鬧意氣。農工商

兵沒「知識」，不會作一篇四六文，當然瞧不在眼裏。至於一般達官貴人，他們是「食祿者卑」之流，奔走他們的門子，顯得沒氣節，也得來個瞧不起。這個瞧不起，那個瞧不起，只得瞧得起自家了。因是當着政府發生某種問題的時候，無論有無正確的見解，總得說幾句顯示自己的見識；而且說出了之後，就算錯誤，也得咬定牙根不敢鬆，表現他自己有一貫的主張。國家昇平的時候是如此，一到國家危急的時候，他却很會看風頭，搖身一變，可以作一個異代的順民。就大處說是「樂觀天道」，就小處說是「明哲保身」，反正自己不吃虧就成。歷史上固然有「殺身成仁」像文天祥、史可法一流的人物，也有幾個「守節不屈」像鄭所南、顧亭林、黃宗義一流的人物。然而這樣的人物，終究微乎其微，代表不了整個的知識階級。至於那般放浪於形骸之外，吟詩飲酒，不務人事，自以為是山林名士，而其實是廢物的人那更不值一提了。

國家作育人材，其目的在樹百年之基礎，而被培植之知識階級，亦當自愛自重，發揮其偉大之使命。國家建立之大業，樹立於知識階級之肩頭；知識階級有向上自拔之精神，則國家之建立亦必隨之而向上；反之，知識階級如頹敗墜落，則國家必因之而衰微，甚而至於滅亡。此證之古今中外百驗不爽者也。中國今日之惡果，實由於以前知識份子之未能盡其職守，中國將來之惡果，必由今日知識份子之未能發揮其使命。知識份子對於國家命運之關係，

是這樣的重大！然則，今日之知識階級，當如何檢討其錯誤，而發揮其偉大之使命呢？

實在說起來，今日之知識階級的缺點太多了。譬如說，不能充實自己作一個真正有力量的人；作事不認真；玩忽職守；結黨營私，傾軋異己；擺架子，裝腔作勢，不能與平民同甘苦——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知識階級的劣根性。再說句痛心的話，還有身執大學教鞭，表面上好像個正人君子，實際上是一個偷錢的賊呢！今日之知識階級當檢討努力的地方太多了，我且舉幾方面來說。

第一要各人發揮其偉大之理想，混除私見，開誠佈公，以謀國家之建設。古人說：「大道以多歧而亡羊，學者以多方而喪生」。今日之中國，亦將因主義之多而趨於滅亡。就目前之情形論，今日知識階級的思想太雜亂了，亂則生變，而其結果必同歸於亡，為害國家之大，無逾於此。然而仔細想來，思想之龐雜，尚非真正致命傷之所在，而真正的致命傷，是在不能開誠相見。舉凡天下之事理，看法雖各不相同，而真理之所在則終無變易，只要肯以至誠的態度去討論，必有「殊途同歸」之一日。今日之國家大計亦是如此。凡事最怕「懷鬼胎」，「有成見」。懷鬼胎則必求事實之秘密；求事實之秘密，則必滋他人之疑懼。有成見則必排除異己；排除異己，則意見生焉；天下之禍亂，自此生矣。有人說共產黨與國民黨之明爭暗鬥已達於極點，更有人說共產黨不惜以國家之傾覆而摧毀國民黨

。如此說爲真，則今日中國之根本問題，尙不在暴日之侵掠，而仍在內部之不能調和。當此國家千鈞一髮之際，而仍有裂痕存在，真不能不令人浩嘆喪氣。我們要問：這種裂痕的造成，是在誰身上？老實說，這種責任的所在，不在背槍桿的兵士和軍閥身上，而在散佈種子的知識份子。就以往的北伐說，一般的教授和學生，可分爲兩大派，一派是推動共產主義的左傾派，一派是同情於三民主義的右傾派。這兩派不僅是在開會的時候鬧意見和文字上的彼此謾罵，實際上都想作各一派運籌帷幄的主動人。發縱指示的是知識份子，拼命去幹的是受了薰染的非知識份子。因此，共產黨和國民黨裂痕之發生，在知識份子當負惟一之責任。設不幸國家因此而滅亡，知識份子，亦當負惟一之責任。邪說不可創，謬論不可倡，私見不可存，意氣不可爭，過去的舊賬不可算，奪取政權和作官發財的念頭不可想。我們所望當世之知識份子者，看重國家民族之生命，要以正大光明，磊磊落落的态度，討論或研究今後建國的大計。如他人之說有可取，不妨舍己以從人；如己說有正，不妨坦白的說出來，以公之於世。國家的將來，是建立於知識份子的公意上面，分裂鬥爭，是不容再存在的。

以上說的是一部份的知識份子。還有一部份的知識份子，是專務不急之學，沒把國家和民族的生命放在眼裏的。他們之爲害國家，亦有足言者。本來治學就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爲經世致用而治學，一種態度是專爲尋求真

理而治學。前一種重在國計民生，後一種則重在科學的研究。實在說來，忠實於學術，乃爲讀書者當有之態度。不過時有緩急，事有經權。國家到了這個時候，雖鄉老村婦，尙或知求有所貢獻於國家，那還容許站在社會上層的知識份子關着們讀死書嗎？有人說：一個人的素養和態度，不是短時間養成的，也不是短時間能轉變的；霎時間放棄了舊事業，而改換一條新路子，於個人爲不利，於國事亦無補。話雖如此說，實際却不是那回事。據我所知，有幾位以研究古史或發掘考古資料而著名的學者，他們都已暫時放棄了舊業。或創辦發教教育，或親入民間組織民衆，從一個冷靜頭腦的學者變成了一個如沸如揚而爲愛國熱情所衝動的志士。他們的成績雖未必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偉大，然而那種潛伏的勢力，終有一天一定會爆發出來。士當憂天下之憂，樂天下之樂，在目前情形之下，必對於國難之解除行有餘力後再言學問，方爲正當的態度。有些人們，尤其是陷落在北平的幾位學人，他們素日以讀書爲生活，本來無可指摘，不過僞組織成了某學院，他們也加入了，說是爲讀書而參加，別無其他目的，這也未免太無心肝了。古人之讀書，在求濟世；今人之讀書，在求成名。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求成名亦未嘗不可，然而在國難期間仍存求成名的念頭，則終覺不可。

總結上面的話，一方面希望當今之知識份子，忠誠的正確的指導一般人的思想，而且開誠佈公的共同討論，以

建立國家之大計，二方面是希望一部份的知識份子，在現在局勢之下，注意於救國之事業，別光埋頭讀死書。言雖

布菽，所關實大，望當代之知識份子勿以淺言而忽視之！

我們要學宋鉞

嵇文甫

在對日戰爭中，我們當前最重要的關鍵，是鞏固全民族的統一戰線，而最使人担心的危機，是各黨派間還不免有所磨擦。近來在各種刊物上常常看見爭論黨派問題的文字。這種爭論自然也是免不了的現象。然而倘若讓它一直發展下去，它會破壞了統一戰線，因而召致全盤的失敗。這不能不承認它的嚴重性。爲着阻止這種危險傾向的發展，爲着鞏固我們寶貴的統一戰線，我要勸大家學一學宋鉞。宋鉞，亦名宋經，或宋榮，是先秦時代的一位大師。莊子，孟子，荀子，韓非，都提到他。莊子天下篇述他的學說道：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苛）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異，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勵含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

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未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止。

宋鉞學說的大旨如此，我們現在不是講學術史，沒有詳細說明之必要；並且我們也不是宋鉞的信徒，無需乎接受他學說的全部。實在說，他有些說法並不見得合理，從現在看，更覺得過時了。然而這一切都不要管，他畢竟有值得我們採取的地方。我們要學他的「寬容」，學他的「別宥」，學他的「上說下教」，「強聒不舍」，學他的「上下見厭而強見也」。必須發揮像這樣一種精神，而後可以消除當前的各種磨擦，而後可以鞏固我們寶貴的統一戰線。先說「寬容」。我從前曾寫過一篇短文：「最緊張的工作與最大的容忍」。我覺得目前有些人的不容忍的態度是足以妨害統一戰線的。我們應該尊重異己，至少應該承認異己者的存在。我們現在所爭的是全民族的生死存亡。

一切黨派間或個人間的親仇恩怨，到此時都不足計較。在抗敵救亡的大題目下，所有小小異同都可以存而不論了。我們應該知道什麼時候都有同有異，絕對的同是沒有的。自然，在某種場合下，着重在異；我們須反對籠統，反對混淆，辨析毫厘，分出個是非非。但在另一種場合下，看重在同，我們却又須渾涵茫茫，包羅萬象，取其大同而略其小異。這都是根據當前需要而定的。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什麼？是略異取同以對付我們的公敵呢？還是挑剔吹求，播弄是非，以自起戈矛呢？有些人不免存一種幻想，硬要把所有異已者一筆抹殺。其結果，異已者終於抹殺不了，而徒惹糾紛。這是頂不聰明的辦法。我覺得目前還是抵抗日寇要緊。在自己陣營內，大家不妨彼此遷就一些，開即疏目，棄異取同。不必硬統一而自然統一。宋鈞的寬容學說，我們此刻倒用得着。

再說「別宥」。什麼是「別宥」呢？就是「分解其心之所囿」的意思。呂氏春秋有去宥篇，當是宋鈞派的遺說。如云：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君其皆甚有所宥耶；故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這是「別宥」的正解。人各有所囿，所以專己自是，彼此

隔閡，不能相諒。非「別宥」，也就不能「寬容」了。就如現在各黨派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他們都把自己的主張當作唯一的顛撲不破的真理。但是實際上他們為自己的成見，自己的特殊利害，特殊立場所囿。這是應該各自切實反省的。知道自己有所囿，就不敢固執已見；知道有所囿為人之常情，就不至責人過苛。這樣一來，人與人間的隔閡就可以減除了。

最後我們要特別表章宋鈞「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的精神。這一點是最應該效法的。我們要認定現在各種磨擦，都是我們統一戰線形成的過程中所必有的現象。這種現象在相當時期中，我們一定可以克服。我們不要焦躁，操切，孟浪從事。我們要以極大的耐心，去爭求各方的信賴和諒解。我們相信各方都具有抗敵救亡的熱誠，相信他們終於會各自懺悔，攜起手來，為共同的目標而奮鬥。一時的誤會，小小的隔閡，在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前面，終於會渾然冰釋的。宋朝的呂夷簡，有人譏議他「斥之不退，訕之不怒」。這在個人出處進退上，或者可以說是頑鈍無恥。然而為着救亡，正需要有這種精神。我們要忍辱負重，苦口婆心，好像基督教徒傳教一樣。你儘管譏笑，儘管揮斥，他總是老着面皮，很懇切的硬向你講。這正是所謂「強聒不舍」，「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拿這種精神去做救亡工作，我想無論是怎樣冥頑不靈的人也會感動的。我們現在很需要這麼樣的一種新宋鈞主義。

台兒莊大捷中之兩將軍

雲山

在舉國慶祝台兒莊大捷的歡聲中，使我們想到這次大戰立功的將領。雖中央在此次抗戰中，不願把前敵將領的名字及軍隊的番號顯露出來，但我們就報紙雜誌的記載，可以推知一個大概。據四月一日大公報的短評說：「在這次大戰中，湯恩仰、孫連仲、關麟徵、孫震諸軍，均奮勇建功，應受全國國民的欽敬」。又十二日大公報長江自徐州通訊述台兒莊血戰經過說：「當敵人自臨城東移之時，我湯關各部，強大兵團，已自徐州北上，紛紛渡過運河，競入魯南山地，而孫部之先頭池師，已進入台兒莊，先敵人而佔運河渡口。湯關各部更東繞至臨沂縣縣之間，遮斷磯谷坂垣之聯絡，而以雄厚精銳之兵力，縱橫於磯谷之左側。此時我軍已構成優良之戰術形勢，卽以一部自正面牽制敵人，而以主力機動地控制於敵人之側背，隨時待機，以突擊敵人。這是迴繞作戰的戰法」。血路週刊第十三期述台兒莊決戰我空前大捷也說：「這次獲勝的原因是：（一）孫連仲部池峯城師扼守台兒莊，雖已傷亡過半，仍不後退。（二）湯恩伯及張自忠部擊退由沂河西岸竄向蘭陵向城一帶增援坂垣部隊，將台兒莊敵軍，陷於重圍。（三）我孫曹部隊能確實切斷津浦鐵路，使平津敵軍，無法增援。（四）我關麟徵、王仲廉、黃光華、李必藩，等各軍師長，充

分發揮攻擊與犧牲精神；各部士兵尤能奮勇爭先，殺敵致果。（五）有大批空軍助戰，據上海日文報紙消息，我空軍在前綫大爲活躍，敵備受威脅。（六）敵主帥輕敵，致後援不繼。這次獲勝的經過是：我孫湯兩部及關王周各軍自肅清由沂水西岸竄來之敵後，以後顧無憂，遂全力回師南下。六日晨一時起，我關王各軍續由外綫向退集台兒莊正東北及正北各村之敵猛攻，激戰至六日黃昏，斃敵三千餘，並俘虜甚多。六日晚八時，我軍爲徹底殲滅台兒莊附近各村落的殘敵，開始第三次總攻，內線各軍亦出擊策應，是日晚敵遂崩潰，我軍殲敵俘獲萬餘人，殘部已沿臨萊台支線兩側向北潰退，我正乘勝追擊中」。照以上記載看起，除左右翼在臨沂及津浦路方面牽制敵人外，担任台兒莊正面攻守的是孫連仲部，担任迴繞殲滅戰的主力是關麟徵等部。孫關二人，實在是值得我們全國人的欽敬，現在我把我所知道關於他兩人的事情，憶述如下：

我第一次見到孫連仲將軍，是在民國二十四年的夏天，那時我和現任政治部長陳辭修先生，從南京到峨眉山去參加訓練團的工作，因爲候蔣先生派來的飛機，住在牯嶺中路陳先生的家內，有一天孫將軍來看陳先生，我們彼此就認識了，孫將軍是西北軍的重要將領之一，曾任方面總

戎和封疆大吏，但初見面時，如果不是他魁梧的身體表現出一種特徵來，幾乎看不出他是一個叱咤風雲的戰將；因爲他穿着翻領的學生裝，談話是非常的平易和爽直。但就四五小時的談話中，我對他有一種很深的印象，簡括說來，就是不失英雄本色。那時他在江西剿共，很得蔣先生的信任。他確乎也能够本犧牲的精神以求得戰果。不像其餘的將領輒「二三其德」。去年春天有一次我到開封車站去送一位朋友，遇見很多的人似乎像接客，我因爲要和他們談話，就站在人羣中，等到車來了，頭一個跳下來的原來就是孫將軍。他以爲我是接他，首先和我握手話舊，因此我們在開封有幾次的盤旋。在筵會和打球的時候，我更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本色來。七月中蘆溝橋事變發生，中央派他率軍前往北平去援助二十九軍，可惜當時宋哲元的態度還不能決定，他與宋雖有同系之雅，也被拒在保定了。平津失陷以後，他的軍隊担任平漢線正面的防務挺進在琉璃河一帶，繼之者，就是關麟徵將軍的第五十二軍，担任保定以北，西由滿城東至安新一帶的防線。一般人很希望這兩部勁旅，能够迅速的恢復北平。不料主持者非其人，總是按兵不動，而日本小鬼覬覦正面不易進攻，從固安渡過了永定河，以繞攻高碑店的後方，孫軍遂不能不撤退了。等到西路的國軍，從易縣一帶撤退以後，敵人追蹤而至滿城，兩面夾擊關軍，保定因此不守。在那個時候一般人都很替孫關二將軍惋惜。謠言就起來了。有人說孫關二將軍

帶兵圍某總司令的旅邸，將其衛隊繳械，因某總司令毫無戰略，而率先後退，以致連帶他們被惡名故也。這雖是莫須有之言，但也可以看出一般人對於他兩人的觀念還不算壞。這一次建立奇勳的主要人物恰恰是孫關兩將軍，豈不爲保定一役揚眉吐氣也哉！

關麟徵將軍是古北口抗日戰役的英雄，因受傷名聞全世界，所謂「何梅協定」事件發生的時候日本人最畏忌的就是關麟徵將軍的第二十五師及黃杰的第二師，非要求他們退出河北不可，何應欽當時已經答應了，關麟徵將軍，情願和日本人拼一個你死我活主張不退。在那個時候，他每天激昂慷慨秣馬厲兵，準備一戰，何應欽不採納他的建議。有時被他頂急了，就要把軍分會的委員長讓給他幹。他接到撤退的命令的時候，哼聲歎氣，蹙足搥胸，本還想逗留幾天，或可和敵人發生直接衝突，而何應欽竟在一天夜裏不告而走。因此關將軍就不得不痛哭一場離開北平了。我和他在北平時的往還最多，深知他是一個血性男子，忠勇兩個字可以概括他的爲人，但他好學之心也非常深切，思想也非常綿密。有時和我們討論國際政治經濟諸問題，也頗能發揮他獨到的見解。後來他在洛陽練軍，山西甘肅勳共，曾博得很好的軍譽，和湯恩伯胡宗南諸軍同心合作樹立了很多的戰功。蘆溝橋事變發生的時候，他正在廬山參加暑期訓練事宜，奉令趕回防地開拔前方，滿以爲在永定河邊可以和敵人決一個勝負以發抒幾年來之怨氣，不

料因爲防線太長兵力不敷分配，漕河與保定之役，只支持了四五天，兩師人竟犧牲了還剩三千。關將軍原想與城俱殞，因爲職務的關係，被幕僚們強拖，遂痛哭離開了保定。經幾個月的整理，他的軍隊依然又成了一個勁旅。在平漢線國軍潰退的時候，他運用包圍殲滅的戰術，擊敗了已渡漳河的敵人。這就是有名的六河溝之役。程司令長官曾說過：「關軍於六河溝一役殲滅數千敵人，始挽回平漢線的頹勢」。〔見大公報專電〕至於利用運動戰以突擊敵人在邯鄲的飛機場，那還算小功呢。去年十二月初間，我到豫北前線去慰勞各將領，和關將軍有兩日夜的談話，每及保定之事，則憤恨欲泣，我知道他必不能辜負了這一個偉大的時代。

流 亡 錄

一 日兵的冀南巡禮

九一八以後，中央抱定忍辱屈讓的苦心，接連着忍痛簽定了塘沽協定及何梅協定，而肥沃的河北大平原，跟着變成了特殊的省份。再加上寄生在日本軍閥和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矛盾之上的冀察政委會，不顧中央的意旨，和日本曾有過防共協定經濟協定，實際上冀察已成了第二「滿洲國」。軍事和行政各方面，都要受日本嚴密的監視。不過住在冀南的人民，還沒直接感受到日本人炙手可熱的氣燄

果然，不出所料的，他在奉令援淮尙未接戰的時候，又轉移到津浦北段的前線上，以進行包圍殲滅戰的偉大計劃，和孫湯諸軍共立不世之奇勳。這是值得國人欽敬的；尤其他是我們認識的朋友，我們更覺得特別高興，最妙不過的，是孫關兩軍共守平漢正面陣地於保定以北，而被兩翼牽扯以致無功。這一次龐張諸軍當臨沂之右翼，曹孫諸軍當津浦線之左翼，都能移阻擊敵人，使正面不受牽扯。孫當其衝，關繞其背，諸將用命，士卒奮勇，遂成此功。可見指揮與戰略的關係之重大非一軍一地所能決其勝負，只有在統一指揮各方調協的戰場中，才能够發揮他們的軍事天才和奮鬥精神。因此可以知道戰爭不是能够微幸成功的。

王榮棠

。在民國二十五年十月裏，華北駐屯軍部派鋼甲車數輛，載了幾十個日本兵，要到各縣去「視察」。各縣的縣長紳士聞訊後，自然要克盡厥職的準備恭迎恭送。我的老家×縣，在×××南百餘里，是冀南最富庶的縣份。聽說這夥視察地方情形的幾十個日兵，到×××後二三日就要到×縣。我們的縣長紳士們開會商酌歡迎招待「貴賓」的辦法。決定在日兵來縣之日，由商會通知商家懸旗歡迎，各學校學生要齊到城外歡迎，縣長紳士們準備要到××村去迎接，

××村是由鄰縣×縣到我縣的邊界。駐在各縣的軍隊額數愈少愈好，多了恐怕要受日兵的挑剔。爲的要表示出額數無幾的緣故，在打聽日兵來縣之先，一切先要準備一下。駐在我縣的軍隊是××師××旅，全旅都駐在城裏，日兵快到×××的前幾天，除留一營仍住城裡外，其餘全去城外找房居住。原先城裏駐兵的房子，牆外寫的各色的標語，即使溫和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字眼，也一律用灰水給塗了。不過，老天爺有眼，日兵的鋼甲車走到×××南某村，翻了兩輛車，傷了七八個，死了一個，他們無趣地就此返回北平。因此，我的故鄉幸沒被這夥日兵光顧。雖然軍政各界於迎送事宜，業已準備完善了。這件事情，深深印在一般人的腦海裏，激起了青年們同仇敵愾的心理，即在那些無知無識的農民心理上，也感覺到假如中央再隱忍不對日作戰，自己就要變成名實相符的亡國奴了。

二 ××旅的開拔

蘆溝橋的炮聲，燃燒起純潔的農民抗日的情緒。駐在×縣三年之久的××旅，於事變初起時，就奉到「準備」的命令，旅長×君剛從廬山回來。他說：「廬山的空氣，相當的緊張，蘆溝橋的炮聲方響，蔣先生便派蔣西西北軍的將領孫連仲等北上動員軍隊，中央之儘先調派孫等，聽說還是二十九軍當局這樣的請求；看中央方面，似乎是抱了很大的決心。」蔣先生既決心不肯屈服，又向平漢線上大舉動員，近衛首相着了慌，日本軍閥却決心增兵作重大壓迫。

隨着時局之日趨惡化，我們縣的駐軍也就奉令開拔。是一個天氣陰鬱，細雨濛濛的早晨，小雨繼續未止的已下了四五天，大概是早兩點鐘的時候，天還漆黑的很，聽着滴答滴答洋號聲，若不是前一天知道本地駐軍於今晨開拔時，會疑惑到是要出去打野外呢。我爲這些行將出發爲國奮鬥的壯士們祝福，我更默禱連綿數日的小雨，會因駐軍開拔而停止！這些勇敢的壯士，沒有行軍用的雨衣，灰色的破軍裝，也只有身上穿的那個，雨濕了，只有靠那熾熱的烈火般的熱情心火，把他烤乾！我早早起了床，去歡送他們北上抗戰。這時街頭巷尾擠滿了歡送抗戰的人們。雨愈下愈大，那些可愛的勇敢的壯士們，在街裡集合。立正，看齊，報數，稍息，還有軍官的訓話，完了後，便「開步走」去了。他們在雨地裡走着，一點不畏縮，不怕雨，口裡唱着「愛國歌」。前進罷！壯士們！你們是國家的干城！是民族的護士！你們將一直走到國防最前線，走到平津，走到瀋陽長春去開慶祝會。××師初奉命擔任護路繼又奉命調往滿城，滿城住了沒幾天，先後又奉命由滿城而保定，而高陽，而任邱，而雄縣，而霸縣，而××，每縣駐防不數日，綜計該師自我縣一帶開拔，以至到達防地，三天的路程，步行了三十多天，到，朝令夕改，可見當時負責指揮平漢線軍事的最高將領，對於軍隊的配備，事前毫無計劃，既耽誤時間，且使軍隊精力完全耗費在行軍方面。

三 冀南公路網的完成

滄石路是橫貫河北省境的東西路線，牠對於連絡津浦平漢的交通，是一條極重要的幹線，多年擬修的鐵路，竟未成功，現因軍事上的需要，爲迅速的便於軍用，只好改築爲公路。舊的路基，沒鋪磚石，尤其在雨水連綿的八九月，土路既毀於水，汽車是沒法走在這路上的。因爲抗戰軍情的日趨緊急，平漢津浦運輸上的連絡，更加重要，所以修築滄石德二公路和高德輕便鐵路，實屬當務之急。這幾條路的修築，若不說動工是嫌太晚了時，則平漢線的抗戰，也得嫌太不爭氣了。因爲滄石路剛修好，汽車好好的走了沒有幾天；石德路剛交了工，還沒有一輛汽車走在上邊；高德路才修了一多半；而平漢線的戰事，竟出意料之外的急遽的發生了變化，日夜加工剛修好的滄石路和石德路，全給敵人利用了。充滿抗戰熱情的人們，以血汗築成的公路，癡望着可藉以保得住的，沒想到反給敵人利用了，成爲敵人攻擊殘殺之目標。公路兩側的城市村莊，被日機殘酷的轟炸了，人民的生命財產，被日兵無情的殘殺奸淫搶掠完了。修這兩條公路，直接間接給人民受的艱難苦楚，使我不忍回想，而不覺又都浮上心頭。

去年八月間，華北戰事剛剛爆發，滄石路便奉命修築。正在雨水極多的時期，常常陰雨連綿十幾天不止。在平常缺少雨水的河北，一連下十幾天雨，實在不常有；何況陰雨十幾天後，太陽偷偷露一天笑靨外，又復黑雲密布，浙瀝浙瀝的下起雨來了。滄石路附近百數十里內，差不

多全是粘土地帶，這在大雨之後，頗感到行路難之苦；騾馬拖的大車，走在路上，粘泥糊滿了車軸間和車輪上，大車沉重得一步也沒法走。個人步行在這淤泥路上，兩足便要全陷在泥潭裏，走一步，要從深泥裏拔一次腳，感到萬分的費力。滄石路爲了工程之加速進行，而附近各縣索要大批磚石，並限期交齊，這在沒有雨水的時期，本來不算一回事；可是因爲雨水太大了，把磚石運到滄石路旁，確感不易。騾馬拖的大車和人推的小車，都失去了效用，只有用騾馬背馱磚石的一個辦法。一個騾子至多一次能馱八個磚，一天不停的往前走，不過僅走三四十里地。天還沒破曉，送磚的人們，便牽着牲口向這淤泥之途邁進。黎明和傍晚的秋天，冷冽的寒氣，無情的侵入肌膚；颯颯的秋風，吹得鑽膚徹骨；禁不住全身發抖。他們對於這種差事，一點不感覺到痛苦，並且還互相督促着趕快把磚送到目的地，懇切地希望這條路對抗戰前途，能有相當貢獻，肥沃的河北大平原不致淪於敵手。

石德路是從石家莊到德州的公路。這條路線是數年前計劃就要修的，但終未實行。這次隨着抗戰的進展，而迅速的完成了。完全撇棄走大車的車道，而在田間從新另闢新路。路線是從我縣的西南兩面經過。是在八月的時候，葱茂的禾稼，深綠的葉子，一點還沒顯出行將枯萎的黃色來，襯托着才放「花翎」的遍地的棉花，形我一帶極目不盡的綠野花田，正是大宗輸出到日本去的「西河花」的產地，

是敵人爲之垂涎的恩物。因修路關係，限令把路線兩側種的棉花五穀，全給割去，公路佔的地面有限，但受了修路工人的踐踏和送交磚石的大車之逼地碾軋，公路線附近的豐美農田，全給毀損了。公路佔的田地，政府既不付以相當代價；因修路而損毀的農田，當然更無所謂了。這對勤勞一年即將有收穫的農民，是多麼可傷心的事情！河北的沃壤，平常有地五十畝的人家，早起晚睡，辛苦一年的收穫，除可得到粗布衣和窩窩頭的溫飽外，大概還可有百餘元的積蓄，若是適逢在自已田地裏修上公路，其損失就不堪設想。他們愛惜沃壤，甚於生命，有時因爲地邊一分一厘地之爭，竟致釀成人命。然而農民知道抗日重於一切的精義，因在抗日過程中，而受的各種損失，認爲是當然的。可愛的人民！復興民族的精神，和抗戰最後勝利的基礎，全寄託在這種爲國犧牲的精神上。

編 輯 後 記

本刊爲減低印刷成本起見，特自本期起將封面格式加以改變，以利用多餘的篇幅排印文章。希望讀者注意。最近承各方友好惠賜鴻文，不勝感激。惟因篇幅有限，未能將每篇文章馬上發表，我們覺得非常抱歉。

國內經濟學權威劉大鈞先生是「經世」的熱心贊助者。從前「經世」在南京出版時，劉先生曾於百忙中替牠寫文章。與「經世」有悠久歷史的讀者，一定還能够記得劉

滄石路才竣工，石德路的工程正在進行中，而高德輕便鐵路也便奉命修築了。高德路是從平漢線的高邑到德州的。工未及竣，日軍已越該路南下了。

抗日的戰爭，既已揭開，政府爲要表示焦土抗戰的決心，飭令各縣修城壕，作工事，建築防空壕等。向民間徵工，要修公路，同時還要作這些工事，僅我縣每天須出工人二萬多人，早四點上工，晚九點停工，中間還不許休息，有時還要加夜班。城壕的積水，要先淘出。冰涼的秋水，工人泡在水裡，很多得「陰病」的。「陰病」最危險，而用針灸治療，也最易見效。所以各村的工人，都要隨帶一個醫生的。每天徵這麼多的工人，作了一個多月的這麼勞苦的工作，各樣的工程才竣工。日軍的前鋒，沒人性的蒙古騎兵，已沿公路到我縣的城下了！

(待續)

編 者

先生的大作。不過自從本刊於去年發行戰時特刊以來，我們還是第一次讀到他的文章。「抗戰與工業」是目前最切要的一個問題，可是國內關於這個問題有價值的文字還不多觀。劉先生這篇文章，扼要而具有卓見，不但可以增長我們不少知識，並且還可以給政府作一個很好的參考。

自從抗戰以來，國人祇知講求「最後的勝利」；如果有人說：「最後的勝利不一定有把握」，那末有許多人便

不免失望而厭戰，以為抗戰的收穫是不容易拿到手的。李聖三先生在「抗戰的副收穫」一文裏已經明白地告訴大家這種心理是不對的。我們雖還沒有得到「最後的勝利」，可是已經拿着許多副收穫。換言之，我們在對外抗敵方面的犧牲已經得着相當的代價；我們應該更興奮地抗戰到底，以貫徹我們的主張。李先生這篇文章，應該由大家細細地玩味。

讀者當還記得編者在第十一及第十二期合刊曾發表「知識界陣線之統一」一文。余佳先生在本期又發表了一篇「今日之知識階級」，對於知識界的毛病以及應該努力的地方，說得痛快淋漓。可見知識界的自覺與反省，在今日實在值大得家的注意。我們很願意知識界的同胞都能體會此中的關係。

我們已好久沒有讀到河南大學教授楊文甫先生的文章。「我們要學宋銜」一文，提出先秦時代一位大師的處世哲學來做我們今日——非常時期——思想行動的標準，頗有卓見，值得大家詳細的研究。

在大家剛慶祝台兒莊的大捷以後，一定有許多人願意知道台兒莊一役我國的民族英雄是些什麼人。雲山先生這次將孫蘭兩將軍介紹給我們，我們應該特別地謝謝他。

「流亡錄」是一篇很動人而具有嚴重性的文字。我們可當牠有刺激性的「愛國文學」看，也可當牠有價值的「抗戰史料」看。王榮棠先生化了許多工夫寫成這篇文章，很值得我們的感謝與欽佩。我們極希望王先生趕快將待續的那一部分寫出來，使我們得窺其全豹而更明瞭敵人之罪惡。本刊第十三期封面，因手民的疏忽，誤將陳家慶先生的大名排作「陳家金」，我們覺得很對不住陳先生，特向陳先生鄭重道歉。

編輯兼 經世半月刊社
發行者 一、漢口特一區二元小路卅六號
二、湖北雞公山鄂廿一號
通訊處 各埠書店
代售處 各埠書店
（出版）每月一日及十六日（零售）本期每冊五分
（定閱）半年五角全年九角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宣部登記證文字八百五十七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六〇六〇號

第十二期合刊要目

知識界陣線之統一	楊兆龍
戰時的行政效率	祝修爵
抗戰前後國人心理的變遷與分析	余協中
對德與事件的感想	張西飛
漢口歸來	秋生
湘桂記遊	唐紀元
關於北平偽組織又一種文獻（讀者通訊）	編者
編輯後記	編者
第十三期要目	編者
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以後	余協中
向日本軍閥和國民說幾句話	沙潮
對於國民參政會的認識與期望	余家菊
聞台兒莊捷報	徐澄宇
感時事	陳家慶
編輯後記	編者